

水滸傳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三版

白話小說選
水滸傳精華（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四角



分售處

中華書局

燕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嘉坡

發行所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輯者
中	文	文	文	無
華	明	明	明	錫
書	書	書	書	鄒
局	局	局	局	仁
				達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白話小說文選叙例

白話文，公認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已經多年了；然而一般新文化者，為什麼要鼓盪得如此熱烈？却有個道理：（一）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二）抹死文學的偏失，建活文學的旗幟；說老實話，打倒擺臭架子的文人。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

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足足占了幾千年；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有寫實的，有理想的……，自上下下的，惡俗陋習，前人所不敢說，不肯做的，偏能够儘量的抒寫，小說的價值，也可想而知哩！

在這新舊過渡時代，要提倡活的文學，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最好拿歐作利用的莫妙於白話章回小說！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青年的讀物材料，須有幾種可讀的書，或是幾篇可讀的文，給他做個標準纔好。那大部的章回小說，不免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因為各種小說裏面，寫男女過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

字，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掉，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把他首尾銜接，自成一篇文字。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

我們讀人家的文字，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看他的事，一是讀他的文。他的事，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纔可看得；他的文，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纔可讀得。本編所選，關於這兩點，似覺很能注意。我敢說一句：『這本書，無論那個，可以看得，也可以讀得。』

本編每標一題，必結束一事，或寫完一人；篇中句語，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有時酌量刪去幾字；若本文所有的事，已截去在上文，讀時未易醒悟的，得摘取上文句語，酌量增入，却不傷本文體勢。這不是有意搗亂原文，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讀者原諒！

每種共選二十篇，每篇排次，仍依原文回目，前後事實，一絲不亂；標點新式，且又分明段落；篇中精警的地方，加用密圈，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

最後編者有個希望，他那歐西各國，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讀中國的小說，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

水滸傳精華提要

這一部水滸傳，就歷史說，是宋元兩代的梁山泊故事；就考據說，是集當時散見各家記載中（如宣和遺事，癸辛雜識……）的大成；作者施耐庵，決是元朝中葉的一個化名文學家，因為七十回本之先，已經有了百回本；不過作者加上高超的新見解，造成一部永不會磨滅的奇書就是了，編者現在不去講究歷史，也不用詳細的考據，單就他的文學技術上說，確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換句話說，就是四百年文學進化的產兒！作者的本領，能够創造一種人物，用幕神的叙事方法，構成一件很完密的民間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抗議書。

金聖嘆是十七世紀的一個大怪傑，他對於水滸傳，不但說：與史記國策有同等的價值；而且說：『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這話雖不脫「選家」機械式的文評；但是他的文學眼光，足可嚇倒許多老先生和少先生們！胡適的水滸傳考證，洋洋數萬餘言，可算煞費經營了。自己不用「主觀的」眼光批評，却讓讀者去自行思考，這是何等識力。其實水滸傳的真價值，已經被他說盡了！陳獨秀說：『在文學的技術上論起來，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寫個性十分深刻。』又說：『描寫時代的

水滸傳精華 提要

二

理想，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這都是對於水滸傳文學技術上研究的表示。

~~~~~  
水滸傳作品的揚推，既如上面所說，編者也不必贅辭了。選輯的幾篇，敢說是正大而且純粹的。我想還不止『供給人類高等的享樂』，至少要加上幾倍文學的欣賞明瞭爲什麼當時要崇拜草澤英雄的緣故呢！



白話小說選

# 水滸傳精華目次

|      |    |
|------|----|
| 鎮關西  | 一  |
| 五臺山  | 八  |
| 桃花莊  | 一九 |
| 野豬林  | 二九 |
| 草料場  | 三四 |
| 楊志賣刀 | 三九 |
| 東郭鬪武 | 四三 |
| 景陽岡  | 五一 |
| 快活林  | 五七 |
| 鴛鴦樓  | 六九 |
| 潯陽江  | 七五 |

|      |     |
|------|-----|
| 還道村  | 八八  |
| 李逵尋母 | 九八  |
| 祝家莊  | 一〇九 |
| 羅真人  | 一一四 |
| 時遷盜甲 | 一二七 |
| 開西嶽  | 一三九 |
| 芒碭山  | 一四六 |
| 水火二將 | 一五二 |
| 張清飛石 | 一六一 |



白話小說  
水滸傳精華

●鎮關西

魯達李忠史進三個人，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齊整閣兒裏坐下。魯達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酒家，却怎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兄弟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廬兒唱的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酒

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少些父女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父女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

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女兩個告道：『若是能殺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必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來叫道：『主人家，酒錢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

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攢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道煙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

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

『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卻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剉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

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鄭屠右手拿着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舖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鐺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

『你詐死。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街坊鄰舍並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



# 五臺山

魯智深自代州雁門縣趙員外剃度到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緣，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鏟子，唱着上來，唱道：『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子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要？』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驕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

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大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饑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

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卻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搦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噯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搥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跄跄，卻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廝！」踉踉跄跄，攔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卻好迎着智